

小人物的幸福就是
中国的幸福

李哲◎著

十全

全美

十全全美

十全十美

李 哲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全十美/李哲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90-0722-8

I. ①十…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8704号

书 名	十全十美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	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3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010)839084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59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0-0722-8
定 价	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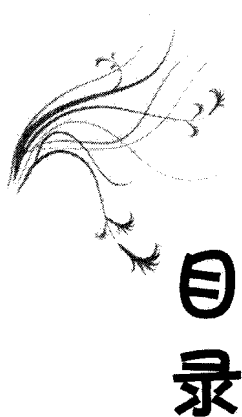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166	185	194	226	276	298	323	342
七 无路可退	八 五毒攻心	九 左右为难	十 幕后交易	十一 圈子圈套	十二 一声叹息	十三 敢问苍天	结局 告别什么



目录

1	13	57	94	117	141	153
引子 老闫家	一 香火生情	二 阴谋初现	三 强制执行	四 套中有套	五 福祸相依	六 谋算现实

引子 老闫家

这是一座皇城。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开始，曾经有十五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据民间传说这儿生活过五十个皇帝，但却生活过五十个皇后，与正史略有出入。

闫家是皇城颇有名气的老户。闫家是从何时何地迁入皇城的，似乎已无法考证，像许多曾经辉煌的大家族一样，闫家本是有家谱的，只是到了1967年，家谱被一把火给烧掉了。随着闫老太爷的过世（闫老太爷是尊称，其大号叫闫大全，生于1899年12月31日，卒于2000年12月31日，享年101岁），闫家的历史彻底被尘封，闫家的后生们只能支离破碎地记得一些已无法考证的轶事，真真假假也许只有鼓楼旁边的那株千年古柏知道了。

自打闫大全记事起，家里就没有缺过什么。闫家人开始经商，据记载是从明隆庆年间开始的，到了清咸丰年间，闫家的产业已经在全城颇具名气了。在这段近300年的时间里，闫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迈过的沟沟坎坎，自不必多说了。闫大全有两个叔叔两个姑姑，两个姑姑不知为什么小小的就远嫁他乡，

大姑姑嫁给了一个旗人去了北京，小姑姑则嫁给一个山西商人去了包头，出嫁后的两个姑姑再也没有回来过，闫大全也没有得到过她们的任何消息。两个叔叔一直没有离开过家，和大全的父亲一起张罗生意。光绪二十八年的那个春天，一场瘟疫一下子夺走了大全的两个叔叔的性命，闫家的全部重担就落在了闫大全父亲的身上。不过大全的父亲的确有本事，生意不仅未受到影响，而且还越做越红火。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大全的父亲投下巨资，在鼓楼南临的粉柳巷建了一座全城最豪华的三层高的大楼——裕丰楼，那一年，闫大全刚刚八岁。

裕丰楼到底有多豪华，用现在的文字已不大好形容，据说只是“裕丰楼”这块匾的金字招牌，就耗掉了一百两黄金。裕丰楼的一层是茶馆和澡堂子，二层是各式的风味小吃，三层则全是豪华包间，当年城里的达官贵人商贾名流宴朋敬友时，几乎都在这里。裕丰楼还有一间不被外人知晓的地下室，这里是闫家的金库。

闫大全的两个叔叔共生有五个孩子，全是姑娘，闫大全的父亲不知为什么只生下了闫大全这一根独苗苗后就偃了旗息了鼓。到了民国的时候，时事就不大太平了，有一年的冬天，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号称革命军的人，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追剿旗人，城里的大部分旗人都在这次灾难中丢了性命，能逃出城门楼子的寥寥无几。这帮革命军的首领是个南方人，留着一缕小胡子，闫大全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因为这个首领经常到裕丰楼来找他的父亲。有一天这位小胡子首领又来了，闫大全看见父亲把一幅与门头上挂着的金字招牌一模一样的匾送给了小胡子首领，后来闫大全才知道，那个一百两黄金的金匾就是送给小胡子首领的那幅，门头上那匾招牌被悄悄换成了铜制的，只是在外边又包了一层金箔，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小胡子首领

到裕丰楼除了喝酒泡澡之外，就是赌博，在他的影响下，闫大全的父亲竟迷恋上了赌，而就是这个赌，给闫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和小胡子首领一起常来裕丰楼赌博的还有一位叫黑头的人，黑头曾是当地的一个闲人，从外表上看，黑头并不是那种膀大腰圆的主，他个头不高，黑瘦黑瘦的，面庞虽刚毅，但并不是那种杀气腾腾的匹夫之人，他会点功夫，练的是九节鞭，但他之所以能混成今天这个模样，更多的是靠他的大脑，他在闲人中应该算是很有心计的那类人了。几年前黑头去了南方，这次他是和小胡子率领的革命军一起回来的，自然他也是革命军中的一员。这样过了大约七八个月，小胡子首领率着他的革命军北上了，黑头没有走，他纠集了一帮狐朋狗友做起了买卖，他们从北方把黑乎乎的大烟土运过来，然后再批返出去，他还武装了一班人马，开始了有组织的盗墓。盗墓可不是件轻松的事，一般盗墓贼都是父子兵，儿子下坑父亲在坑外接应，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如果老子在坑下，那就保不准儿了，面对着一件件递上来的金银珠宝，做儿子的有时候就犯了混，把父亲闷在了坑里。父子尚且如此，黑头组织的这路人马就更难控制了，但黑头有办法，这种办法是从革命军那儿学来的，挺灵。

黑头靠盗墓积累了不少财富，这在当地人们并不感到奇怪，人们常说“十个洞穴九个空，一个得手就发的扑腾腾”，只是这种横财正经人不愿意去发，人们还说了，盗墓得来的宝是过手的财，留不住的，不过黑头不管这些，是财他就想敛，哪儿顾的着那么多。闫大全的父亲自从恋上赌之后，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更可怕的是，他还染上了大烟，在一场也许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当中，闫大全的父亲把裕丰楼赌输给了黑头，闫家的产业一下子全都改了姓，留给闫大全的只有一批金条。就在输掉裕

丰楼后的第二年，闫大全的父亲悄然离世撒手人寰，那一年闫大全16岁。

对于父亲的死，闫大全一直耿耿于怀，他深信这一切都是黑头造成的，他恨死了黑头，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报复黑头的念头。就这样，闫大全一直在苦难中煎熬着，他在积蓄力量，他在等待时机。看着闫大全一天天长大，黑头心里也犯着嘀咕，江湖上的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危机感，因为他们的财路来源不可能太干净，而且还常常浸泡着鲜血。黑头琢磨着该到了处理闫大全的时候了，俗话说斩草务必要除根，否则草根子在泥土里乱窜，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冒出毒刺来呢。黑头现在已是城里赫赫有名的人物了，虽然两年前有几个兄弟与他分手另立了门户，但黑帮老大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动摇，不过道子上的人不服黑头的也绝非一两个人，黑头仗着自己曾是革命军，气焰不免太嚣张了些，而狂妄之徒一般都不太讲信誉，自然就会碰撞了别人，慢慢地也积下了不少恩怨。鉴于自己在江湖上的形势，黑头决定拿闫大全开一次刀，用官府无法查办的方式要了闫大全的命，这样做下来，也敲敲山震震虎，给江湖上的同行们摆摆颜色，告诉他们我黑头是手握人命之人，少跟我过不去，免得我黑头发脾气，再来个照此办理。道上的人都知道，黑头能有今天，是闫家帮的忙，随着闫大全一天天的长大，闫家和黑头之间的恩恩怨怨迟早要在江湖上再过一把招的，除非某一方彻底消失。为了继续称霸江湖，黑头认为现在了断与闫家的恩怨已是一箭双雕的时候了，闫大全也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现在下手不会在江湖上落下什么话柄。

其实，这些年来闫大全也没有闲着，复仇的欲望一直在燃烧着他的心，他要用同样残忍的手段除掉黑头，为此，他在暗地里结交了一批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是道上的人，而且年纪较

轻，个个都怀着大干一场的欲望。闫大全心里非常明白，要除掉黑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江湖上的这批年轻人虽然讲义气重朋友，但归根结底，最终发言的还是利益。所以在行动之前，闫大全把一切利益关系都理顺了，他告诉那些朋友，他只要裕丰楼，其他的一切他一概不染指，全分给兄弟们。

就这样，双方的江湖大战不谋而合地聚到了一起。

这一天是大年初一，飞刀王五作为见证人把黑头和闫大全叫到了一起，这两位生死怨家的决斗序幕就此拉开。按规矩，双方立了字据画了押，飞刀王五以证人的身份也画了押。根据双方的约定，十五天后，也就是正月十六的上午十点整，双方在裕丰楼三层的丰兴坊设赌决胜负，赌具是色子，由飞刀王五投掷，共投九次，一至三点为小，四至六点为大，小则闫大全赢大则黑头赢，先赢五局者为胜。赌标为如果闫大全胜，则黑头需将自己的所有财产让给闫大全，如果黑头胜，则闫大全必须自缢身亡。

立完了字据，黑头终于舒了口气，心想闫大全这个傻小子这回算是交代了，他的这条命在他画押的那一刻就已经没了，让他再做十五天的梦好了。黑头兴奋之余就来到了艳春楼，艳春楼是城里最高档的娼妓馆，前不久，艳春楼新来了一位侍女，这位侍女年芳十八，还没有被开过包，而且模样极可爱，许多老嫖客都看上了她。艳春楼的老板是在三天前才把她的帖牌挂上了板的，她的艺名叫阿娇。这几天阿娇在场子里开始去生，也就是接受如何伺候客人的训练，嫖客们可以来看，但不许碰，阿娇的开春夜定在正月十五。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一行也有一行的门道，像娼妓馆里来了位阿娇这样的侍女，老板是不会轻易放开手脚的，一般老板都会安排半个月的赏春期，在此期间，嫖客可以为开春夜叫价，叫价的截止日期为开春夜的前一天午

夜十二时，出价最高者就享有了开春权，一旦买到了开春权，嫖客就拥有了十二个小时的初夜权，时间为晚八时至次日晨八时。黑头自从见到阿娇后，就嚷嚷着一定要买下阿娇的开春权，而艳春楼的老板也不急，无论黑头怎么说，开春的时间死活不变，非要等到正月十五不可。黑头虽然有点不耐烦，但也不能破了行道上的规矩，留下让道子上的人耻笑的话柄，所以，只得留着哈喇子焦急地等待。他每天至少去一次艳春楼，而每次见到阿娇似乎都有新的发现，反正是越看越心疼，至于别的嫖客们如何叫价，他一概不管，他已经决定了，要在正月十四的午夜十二时以最高价买走开春权。

说起阿娇，的确是个谜，这一点连艳春楼的老板都觉得蹊跷。阿娇是被一个神秘的人物送来的，而来人索要的酬银并不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开春夜必须是在正月十五，一天不能早一天也不能晚。老板当然只能答应。

正月初五是小年，这一天太阳落山后，闫大全悄悄地出了安远门，然后再向西急行五里路，他的一帮兄弟在那儿等着呢。他们一行五人骑着马飞也似的直奔位于城西南的玉峰山，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光景，他们就到了玉峰山上的玉观台。闫大全下了马，让他的四位兄弟在玉观台外等候，他一人径直去拜见玉观台的主持兰一道长。据说兰一道长是四川人，做玉观台的主持已有四十年之久，他生性温和，但极具洞察力，闫大全的父亲在世时，一直与兰一道长有来往，最近这些年，闫大全常来拜见他。见到兰一道长，闫大全行了礼，沉默了一段时间后，闫大全轻声说：“事情已经定了，就在正月十六。”

“都按我说的做了？”兰一道长目光炯炯地直射前方，语气极平稳。

“都按道长您的意思做了。”闫大全说。

兰一道长微微闭上了双眼，过了片刻，喃喃道：“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幕幕。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道长……我……我也不愿如此，只是他人不肯放过我。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来为家父雪耻，二来为了我们闫家的香火，我不能让我们闫家灭在我手里。”闫大全目不转睛地望着兰一道长，他知道兰一道长此刻的心情。

兰一道长点了点头，说：“恶有恶报，恶有恶报。”

“谢谢您，道长。”停顿片刻，闫大全问：“道长，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兰一道长又闭上了双眼，闫大全则屏住了呼吸。当兰一道长睁开双眸的一刹那，闫大全浑身一颤，他从没有看到过兰一道长这样奇怪的眼神，那眼神中分明有许多让闫大全去用心琢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他并不能完全猜透。

“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是为了日后的太平。记住，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善待自己，善待万物！去吧，去吧。”

“道长，我明白了，告辞了。”闫大全慢慢站起身来，悄悄地走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黑头在裕丰楼摆了十八桌，把他的各路朋友都邀了来，品一品裕丰楼的元宵宴。

这段时间黑头过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并没有把闫大全放在眼里，但他还是做足了准备，不论明天赌盘的结果如何，闫大全这条命他是要定了，他安排了二十位自己的心腹打手，如果他赢了，他要好好地欣赏一下活人自缢而死的过程；如果他输了，他将直接把闫大全干掉。他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飞刀王五

了，飞刀王五年轻的时候是道上公认的老大，他不仅武艺高，而且人品好，现在虽说人老了，但道上的人都给他面子，尤其是当帮派纷争势均力敌僵持不下时，他的调解和判定是江湖上公认的。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要有大的赌局，几乎都是由飞刀王五做中间人。初五那天，黑头派人给飞刀王五送了份礼，并捎话说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打败闫大全，飞刀王五没有表态，虽然他收下了黑头送来的礼。不过黑头已经横下了心，如果开赌那天自己有了闪失，他必须要飞刀王五闭嘴，否则他不会留下活口的。这个手段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的，黑头也盘算过了，如果飞刀王五有个好歹，江湖上一定会有所骚动的，如果他还想称霸江湖，就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危险，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江湖乱套将成为现实。

但话又说回来，江湖上的事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七八年来一次动荡实属正常，江山是打出来的，江湖上也要改朝换代，只是改了姓出了新人就称之为革命，而丢掉江山又重新夺回来就称之为复辟，当然这是局外人看江湖风云时的扯淡，真正的江湖中人，也就是那些当事人，瞄的只是那把并不存在的太师椅。这一点黑头很清楚，他当年在南方参加革命军的时候就领悟到了，一个人去抢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并不难，而要抢那把并不存在的太师椅就难了，虽然坐在一把虚无的椅子上并不一定很舒服，但大家都追求这个，求到了可能不过如此，皇上不还有被气死的嘛。话虽这么说，势一旦到了那个份上，还真就得那么做，这也是规矩。想到这儿，黑头反倒心里踏实了许多，管不了那么多了，潇洒走一回吧！

黑头的元宵宴不到九时就结束了，他在裕丰楼洗了个澡搓了个背，换了一套干净的内衣，独自去了艳春楼。艳春楼虽然装扮的挺喜庆，但今天的客人并不多，按一般的规律，正月里

的嫖客还在冬眠，十五以后才陆陆续续的出来，过完了正月才会有次小高潮。买下阿娇的初夜权，黑头是花了大价钱的，而且他把阿娇的第二和第三夜也买下了，并把这两次机会让给了他的两位心腹，这两位心腹是要在明天的赌局中起大作用的，当然前提条件是他输给闫大全，如果他赢了，也就无须兵刃相见，自然大家都会很轻松。

这一夜黑头确实太开心了，所有的感觉和愉悦到了黑头的嘴里也就变成了一个字：值！七点整黑头就起来了，他让阿娇帮他净了净身，穿起衣服就离开了艳春楼，不过有一个细节他的确没有注意到，阿娇所穿的内裤竟然与他的内裤一模一样，当阿娇为他净完身起衣的时候，她悄悄地把自己的那条内裤套在了黑头的屁股上。

正月十六上午九时三刻，黑头和闫大全都准时出现在了裕丰楼三层的丰兴坊，飞刀王五也到了，按常理，像这样的一场关乎性命的赌局，双方只许自己人到场，不仅不许带任何外人，而且还要由中间人验身，要立下生死契约，按上指印。除了中间人之外，还要有一个公正团，公正团一般由六人组成，这些人都是大家公认的贤达之辈。但这一次例外了，黑头和闫大全都没有坚持要公证团，他们把信任全给了飞刀王五。一切准备就绪，十时整赌局正式开始。

第一掷，三点，小。

闫大全面无表情，黑头的脸上则不以为然地挂过一丝冷笑。

第二掷，三点，小。

闫大全依旧面无表情，黑头依旧不以为然。

第三掷，三点，小。

闫大全还是那付表情，丝毫没有改变，黑头则向前耸了耸身子，鼻孔里呖出了一股冷气。

第四掷，三点，小。

黑头看了看色子，又看了看闫大全，然后他冲着飞刀王五说：“王老先生，且慢，我要求封赌十分钟。”

飞刀王五耷拉着眼皮，慢悠悠地说：“理由。”

“我要去方便一下。”

“准。”飞刀王五说。“闫大全有异议吗？”

“没有，我也要方便一下。”

“准。”

闫大全与黑头几乎是同时站了起来，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撞到了一起，那种碰撞如同无声的闪电，劈开了包裹着两人多年恩怨的钢铁牢笼，了断的时候到了。

黑头突然冲着飞刀王五喊：“飞刀王五，你出老千！”

“放肆！”飞刀王五抬起眼皮，双束冷冽的光从他那布满风霜的脸上射了出去。

“来人！把破坏规矩者给我拿下！”黑头突然放声大吼。

丰兴坊的大门被一把推开，八条彪形大汉冲了进来。

“闫大全，你好大的胆！你竟敢买通飞刀王五用出老千的办法来对付我，我要让你们两个死无葬身之地！”黑头像一只发狂的狗，吼了起来。

闫大全不紧不慢地走到窗前，他用力一推，整扇窗竟哗啦啦散了下去。“黑头！你给我睁眼看看！还有你们！”闫大全扫了一眼黑头的打手，说：“愿赌服输这是江湖规矩！这儿是什么地方？这儿不是南方！你仗着南蛮子革命军，在自己祖宗面前胡作非为，连自己祖宗的墓都去挖，你还算得上是我们皇城的人吗？”闫大全突然对着那些打手吼道：“要活命的马上给我滚！”

就在这时，闫大全的人也冲进了丰兴坊，一下子就把丰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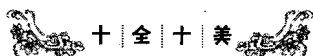
坊堵了个水泄不通。黑头的打手被这阵势给惊呆了，他们没有行动，他们已经没有了行动的空间。

飞刀王五神情自若地站在赌盘前，用浑厚的长者口吻说：“根据赌规，我宣布，闫大全胜，黑头输，双方画押。”

这场赌局后来被皇城的人传神了。人们传说黑头之所以输给闫大全，主要是因为太嚣张，在开赌之前犯了个大忌，他不仅去艳春楼嫖了娼，而且还糊里糊涂地把妓女的裤衩穿到了自己身上，穿着这玩意儿去上赌场，岂有不输之理！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这可是古训，是永远也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黑头在输掉这场赌局的第二年，还是正月十六这一天，人们在安远门外的护城河边，发现了黑头的尸首，正月十七人们再路过安远门时，黑头的尸首就不见了，据说前一天夜晚一群野狼在这里出现过。黑头死后，皇城的人们又议论了好长一段时间，但裕丰楼的生意又红火了起来，闫大全在鼓楼的北边建了一座寺庙，香火很旺，直到1967年，这座寺庙才被一把火烧掉了。

从此以后，闫大全的日子过稳了，不久他娶了第一房，又过了几年，他娶了第二房。闫大全共生有十个儿子，大老婆五个，小老婆五个，这十个儿子按排行顺序分别取名为闫甲全、闫乙全、闫丙全、闫丁全、闫戊全、闫巳全、闫庚全、闫辛全、闫壬全、闫癸全。就在闫癸全出生的那一年，共产党进城了，闫大全的生意自然也做不下去了，就连艳春楼的妓女们也被工作队集中到了一起，让那些扛长工拉包车的下力人一个接一个地挑了去做老婆，实在没有人要的妓女也不知了去向，据说她们被发配回了各自的原籍。至于阿娇，陪完黑头后就失踪了，人们传说阿娇的出现是闫大全安排的，阿娇的消失也是闫大全安排的，但后来又有人传说，有人在玉峰山尼姑庵看到过阿娇。



1949年以后，闫家自然也就没有了当年的风光，闫大全的十个儿子本本分分地做了普通劳动者，然后就是娶妻生子。说来也怪，闫大全的十个儿子全生的是一龙一凤，即十男十女，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闫大全就给这十个孙子和十个孙女分别起名为：闫一全、闫二全、闫三全、闫四全、闫五全、闫六全、闫七全、闫八全、闫九全、闫十全和闫一美、闫二美、闫三美、闫四美、闫五美、闫六美、闫七美、闫八美、闫九美、闫十美。闫大全说这就叫做十全十美。